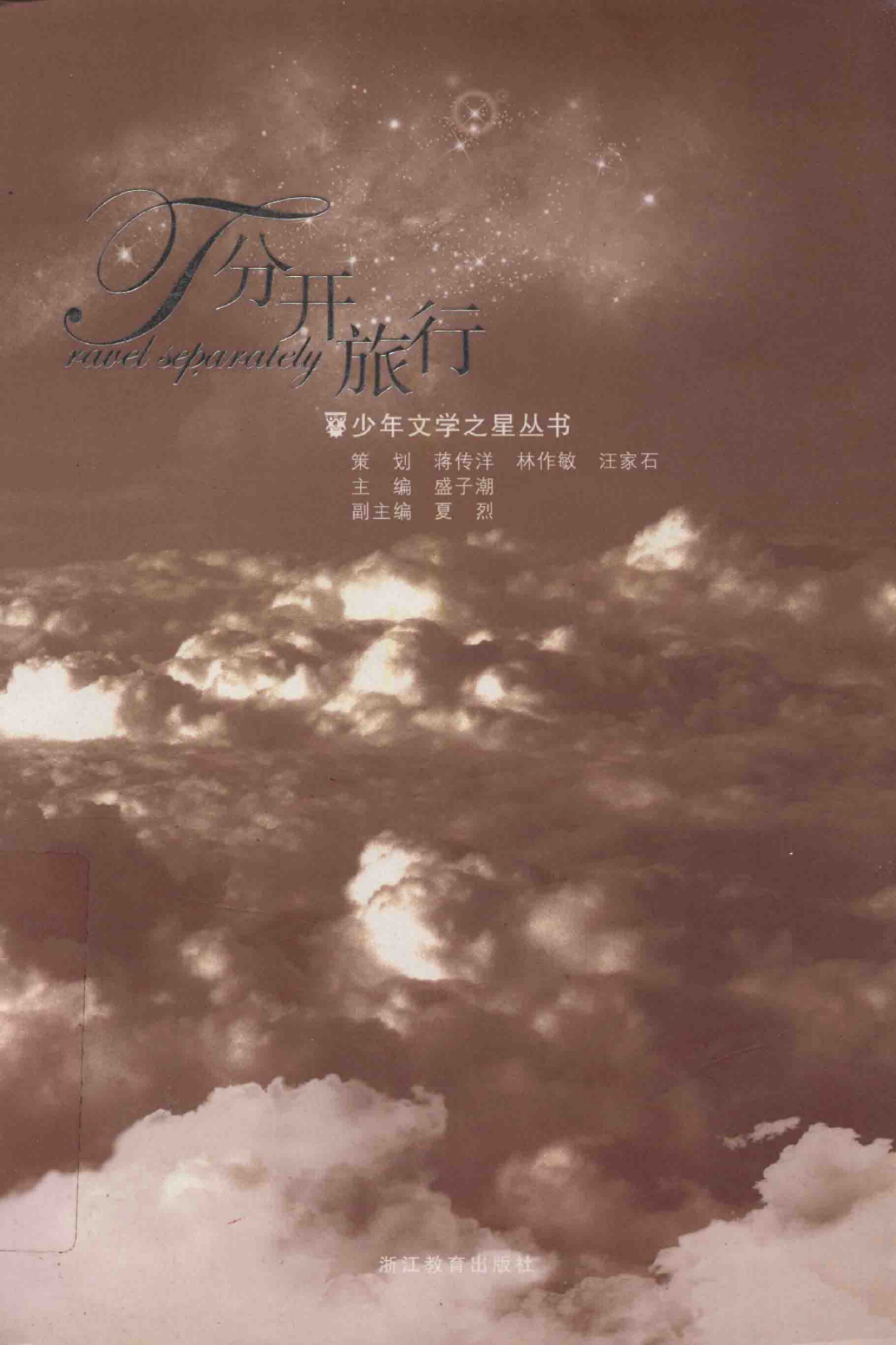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*T*分开旅行

ravel separately

少年文学之星丛书

策划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
主编 盛子潮
副主编 夏烈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ravel separately 分开旅行

少年文学之星丛书

策 划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

主 编 盛子潮

副主编 夏 烈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分开旅行 / 盛子潮, 夏烈编. —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
2009.7

(少年文学之星丛书)

ISBN 978-7-5338-8277-8

I. 分… II. ①盛… ②夏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作
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5838 号

责任编辑 莫晓虹

特约编辑 贾慧 吴娟 陆生作

责任校对 林鸿

装帧设计 章英 邹优阳

责任印务 陈沁

少年文学之星丛书

分开旅行

策划: 蒋传洋 林作敏 汪家石

主编: 盛子潮 副主编: 夏烈

-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► 出版发行 |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: 310013) |
| ► 排 版 |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|
| ► 印 刷 |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|
| ► 开 本 | 710×1000 1/16 |
| ► 印 张 | 12.25 |
| ► 插 页 | 2 |
| ► 字 数 | 193 000 |
| ► 版 次 |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|
| ► 印 次 |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|
| ► 印 数 | 0 001-6 000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38-8277-8 |
| ► 定 价 | 22.00 元 |
-

联系电话: 0571-85170300-80928

e-mail: zjjy@zjcb.com

网 址: www.zjeph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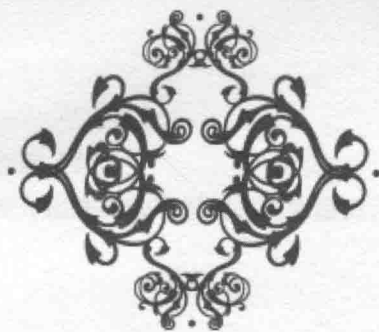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·散文·

- 麦香 /003
草芥一秋 /006
无效信 /017
你回归,我抵达 /021
你我走过的痕迹 /029
写给十年后的我 /046
一份情缘 /051
我和你 /056

·小说·

- 怪房客 /069
猫缘 /079
镜映照影 /087
暮色余味 /097
分开旅行 /109
你在我暗藏的生命里 /117
单奇偶复 /120
霰雪 /135
彼岸花畔
——我和你的三世缘 /141
金莲 /154
陌上花开 /162
长门梦断 /165
曲终人不散 /171
双生璧 /176
山魅 /190



散 文

M 麦 香

朱素素

在他乡的黄昏,我想起了你。

没有丰富的语言,唯有泪珠的清涼盛满思念的滚烫,在布满情韵的信笺上静静徜徉。

—

我坐在远方美丽的山坡上,晚风从我扎根的地方拂来,思念的触须在时间的隧道里延伸。

你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,叼一杆旱烟袋。把泥土放进旱烟里,吧嗒一口,苦思冥想,抽出故乡的味道。

屋檐上,层层叠叠的瓦片反射着月光,像一本打开的历史书,将你我的故事翻阅。

你扛着锄,走进麦地。你驾着犁,深入土地。你植入土地后,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山这块孤独的天空。站在季节拐弯的地方,今冬和明春,借助一把硬朗的锄头,把我这株麦苗植入你的田野,也把三月的希望植入心里。终有一天,将收获的一半是粮食,一半是我。

乡村,肩上的扁担是真正的歌手。和你一样,它的一头唱的是生活,另一头唱的还是我。就这样,一根扁担把我们挑在一起。

从清贫的屋檐到熟稔的田垄，中间，只剩下朴素的麦子。偶尔，你会牵上我，牵上驴，悠闲地走一趟。等到身上沾满了麦香，就顺手摘下一颗星星作留念……

田地的脚印从不板结，一串串爬成额头上的长垅，流淌在田间的叹息始终很咸很疼。

我不晓得，你放下锄头的瞬间竟是一生，带走和留下的都是土。但麦苗还很年轻……

父亲，麦香弥漫的季节你还没等到呀！

二

风拂过的岁月，天边的那朵莲云是你用袅袅的炊烟细细地编织的。安详的云，恰如你凝望我时的样子。

我听见牧童嘹亮的笛声。你正牵着牛，走过四季的田垄，每一个脚步都踩在心里，落在记忆里。

我知道，你是第一个走过二月冰河的人。走近熟悉的田野，用乡音呼唤我的乳名。

捧一把辛酸的麦子吹去二月的残雪败风，用汗水洗，用爱晒，用希望的泪水熬出年轮的芳香。无奈，你拿烤得焦熟的岁月喂得我一身清瘦。你站在我脆弱的童年，站在大雪飘飞的夜里，点一堆柴垛，把寒冷和苦难为我燃尽。

扯着你宽大的衣襟，我想象天堂就是你的模样。天堂的童话、天堂的歌谣，在三月青嫩的麦田里把希望尽情舒展。

漫漫长夜，挑亮一盏灯。用星星做你的眼睛，用山风做你的巧手，把乡村的夜色一针一线纳入我的鞋底，纳入我的灵魂。

睡在天堂的摇篮里，微风吹来你的呢喃，像天籁降临。我把你的容颜刻在梦里，一遍又一遍，轻柔抚摸。

泉水流过麦田，年复一年，你的田园也长出小麦。然而，秋天尚未深沉，我还未熟透。曾几何时，你的屋顶有了白雪的痕迹，你的屋檐染了风尘的霜？

你挑起泉水，和希望连在一块儿；我从你的肩上接过它们，我把我们的呼吸

连在一块儿。你看着我成为你的一株小麦，在风中自由地舞蹈。

终于，麦香浮动的季节，你收割了一镰刀的喜悦，送给我。你目光温柔，一如往昔的岁月，在丰收后落雪的田野里流连。

而我，带着麦香上路，去另一片天空耕耘。

但你——老了，经常糊涂：

你把星空点燃，油灯留给我；你把愁云带走，阳光留给我；你把寒冬带走，金秋留给我；你把泪水擦去，思念留给我；你把不幸带走，欢乐留给我。

你，老了，像深秋的蒲公英……

荒草披散着苍白的乱发，抽打着乡音的弦。

源头在故乡的河流呵，穿过我的身体，寄出的思念，你可曾阅读？我攀上风的翅膀，把儿时的梦唱响。

品味着成长的香茗，记忆还有麦香暗涌。展开翅膀，向天空飞翔。带上你的希望，你的祝福，我会直上云霄……

草芥一秋

项巾杰

引子

- 它活不过秋天。
- 草芥，是不是太卑微了呢？
- 为什么你的奇迹如此短暂呢？
- 我和你会永远在一起的。

1

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医院的。

“它活不过秋天……它活不过秋天……”耳畔回响着童医生对我说的话，一遍又一遍，像是坏掉的复读机般越来越扭曲。

童医生说阿芥患了一种潜伏期很长而死亡却很突然的病。前期没有任何症状，病发时，仅仅在几分钟内就会猝死。并且像是死亡通告一般加上一句：无法医治。

米安告诉我。当时我的脸上冷静得没有表情，没有与她打招呼就抱着阿芥径

直走出了医院,连带来装阿芥的笼子也没拿。

2

那天傍晚,下班后的米安站在了我的门口,手里提着我落下的笼子,还有刚买的小笼包。闻到香味的阿芥马上从里屋跑出来,看见是米安,更是轻快地摇着尾巴。

给阿芥拌好狗粮,我将阿芥安抚在里屋。泡了茶,和米安坐在餐桌旁吃着小笼包,喝茶聊天。

于是不免聊到了阿芥。

“别太难过。”米安安慰我。

我沉默着低头喝着茶。

“兴许它可以……”

“兴许它可以活吗?”我惊讶道,“真的吗?!”

“阿草,你冷静一点……我是说它兴许可以比童医生说的活久一点。比如,能活过秋天……”米安望着我,“但是,活下去的几率真的很小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顿了顿,“就因为那个医生吗?”

“他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。”

沉默。

一直沉默到米安离开。

3

那晚我给阿芥洗了澡。

把阿芥放进它的澡盆——那澡盆过去是养蝴蝶兰的木制花盆,特意补了一下盆底下的洞。盆里是 30℃ 左右的温水。虽说现在是夏末,但洗凉水感冒也不是不可能。

阿芥很听话地把前肢搭在澡盆的边缘，踮起后肢让我帮它洗澡。
我给它涂上沐浴露。它松软的毛贴合在一起，身体真正的轮廓渐渐清晰。
健壮的前肢，结实的后肢，坚实的胸脯，小小的肚子和小巧的尾巴。怎么看都是个健康的孩子。

忽然间有些惆怅。

阿芥的身上很干净，洗澡水只有一点点泡沫。

用儿童牙刷为它刷牙，用专门的刷子刷它的脚底。

最后彻头彻尾地淋浴。

把裹着浴巾的阿芥放在地板上，摊开浴巾，拿着吹风机用偏小的热风吹它的毛。

水分一点点蒸发，毛渐渐轻盈地散开。阿芥半眯着眼，一副享受的样子。而我依然在轻轻地梳理着它的毛。

那晚破例没开空调。

我破例让阿芥到床上来睡。

除了深冬怕它太冷允许它和我睡在一块外，其他时间它都只睡在房间角落的竹制摇篮里。

关上灯，我搂着阿芥。它身上很温暖，毛摸起来也很舒服。

不一会儿，它睡着了。胸脯微微地、均匀地起伏着。

我却像是失眠般睡不着。于是侧过头去看窗外的天空。

很晴朗的夜空，静谧美好，星光灿烂。

翻过身，努力想睡着。

不经意却吵醒了阿芥。

它眨巴着眼睛，双眸明亮而清澈。夜色下像有小星星在眸中闪烁。

我忽然抱紧了它，像是怕它会突然逃跑一样，抱得很紧。

4

之后的一周，我带着阿芥跑遍了全城的宠物医院。

他们像是串通好了一般，都告诉我一个答案：阿芥活不长了。

我抱着阿芥低头走在不尽喧嚣的马路上。风很大，我的头发被吹得很凌乱。

阿芥乖乖地趴在我的怀里，不闹不叫。它从来都是很乖的孩子。

回家路过糖果屋，犹豫一下，还是走了进去。

买了一大罐棒棒糖。出店门发现原来的世界已经落叶纷飞。

秋到了。

夏末至秋天的过渡，仅一周而已。

5

用甜味麻痹自己。从前好不容易戒掉的糖瘾重新被唤起。一根一根地把糖塞进嘴里。与唾液混合而成的甜蜜糖水，让唇齿间充斥着清甜的味道。

撕开另一根棒棒糖的玻璃纸。扁扁的糖不小心破碎。五彩的糖块掉落于地，“啪——”，裂成更小的碎糖。

在屋里小憩的阿芥闻声跑来，舔了舔地上的糖。

我弯下腰，抱起它。看着它吧嗒着的嘴，忽然我哭了。

嘴里残存着糖果的甜，和着眼泪的咸，不尽酸楚。

阿芥的眼眸依旧澄澈。

它好奇地望着我，望着我流下的眼泪，伸出舌头，小心地舔我的脸。透明的唾液和着糖味，被它舔过的地方干干的。

地上甜甜的糖果，我脸上咸咸的泪痕。阿芥没有挣开我去吃糖，它依旧一下一下小心翼翼地舔着我的脸。真是懂事的孩子。

忽然有些感动。

蓦地，想起了很多快乐的事。

春天。

和米安带着阿芥去放风筝。

我们在新绿的草地上快乐地奔跑着。风筝飞得很高，阿芥欢乐地吠叫着，在我和米安的前面，比我们还快乐地奔跑着。

春天的阳光暖暖的，阳光底下的阿芥看起来也是暖洋洋的。

夏天。

和米安去游泳，带上了阿芥。

游泳池不对宠物开放，阿芥只能在岸上看我们游泳，表情有些不爽。

在家洗澡时，阿芥在水中不住扑腾，扑了我一身水。正欲发作，却看见它在水中尽情表演它的“狗刨式”。

于是我笑了。

秋天。

心血来潮，想收集树叶，没来得及叫上米安，拉上阿芥就奔向附近的公园。

满世界的金色。我忽然很高兴。弯腰在地上挑拣起银杏叶。

想到要回去的时候，才发现阿芥不见了。向四周望去，很快就看见了它——它在树叶堆里兀自玩呢。

金色的世界，白色的它显得愈发干净。

我跑过去抱起它，在它耳边悄悄低语。它挠了挠被我弄得发痒的耳朵，不知听懂了没。

我说，阿芥我好爱你。

冬天。

初冬的早上，有时会被阿芥扯着被子扯醒。

脆弱的鼻黏膜总在干燥的季节流血，枕头上会有血迹。

阿芥扯得很重很厉害。看它紧张的样子，我想逗逗它，立刻躺下去装死。阿芥立马上当了，它更加用力地扯着我。

哦，阿芥，你怕我死吗？

7

窗外秋雨淅淅沥沥，秋风呼呼啦啦。看着一张又一张的树叶从树上飘落，我想，这是不是秋风秋雨狼狈为奸犯下的罪过呢？

看着眼前的阿芥，原来生命是如此轻薄而脆弱。

但尔后却立即想到了一句话：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。

那阿芥，为什么你的奇迹如此短暂呢？

8

第一次见到阿芥是在两年前的平安夜。

我说，那是一场美丽的邂逅。

那天，白天很晴朗的天空在傍晚下起了雪。雪不大，我和米安没有撑伞，戴着帽子，手挽手，很高兴地逛街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小点从一家店里出来。定睛一看，是一只很小的狗。我用手肘轻轻捅了捅米安，说那有只狗，挺可爱的样子。

于是我和米安渐渐走近。

忽然，白色小点打了一个趔趄，没坚持几秒就重心不稳地摔在地上。心莫名地一紧，我跑了过去。

跑到它身旁，这小东西半合双眼，四肢无力似的软软地耷拉在雪地上。

真可怜！这是我看了一眼后的反应。

但当我看第二眼时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它半合的眼睛透露出不尽的温柔。圣诞节的街上灯红酒绿，地上积着浅浅的冰雪。我蹲下身，抱起它。它身上沾着零星雪子，但却出奇地热，热得发烫。看着它的眼睛，发现它对着我浅笑。顿时起了惻隐之心。抬起头，看见“宠物专卖店”的字样。

付钱时米安看着手表说现在是八点,来得及。我问什么来得及来不及。

她指了指我手里的小狗,说当然是给它看病啊,难道你抱着没发现它发烧了吗?

坐了半个小时的车,到了乐美宠物医院——这也是米安工作的地方。由于之前我对宠物都没什么兴趣,所以我从来没来过这。

米安把小狗带到一个有点年纪的婆婆面前,指着我说,这是阿草。又对着我说,这是俞医生。我急忙说俞医生好。

俞医生友善地点了点头后便专注地开始了工作。她看了看小狗的舌苔,又量了量它的体温,之后开了一剂药,说没什么大不了的,就是有点发烧,吃吃药休息休息就好了。

我忙说谢谢。

俞医生说,这是刚买的吧。现在你可是一个主人喽,要好好照顾它,定期带它来检查身体,成为一个好“妈妈”。

我笑着说一定会的,那以后就麻烦您来帮它检查身体啦。

俞医生也笑着点点头,说当然好啦。哦,对了,它有名字吗?

我说还没有。

在一边的米安说既然你叫阿草,它就叫阿芥吧。多个兄弟!

我很无语地说我可是女的呃。

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我们就大笑起来。

草芥,是不是太卑微了呢?

9

从那以后的日子,每一个季末我都会带着阿芥去“乐美”。

那是一间很温馨的屋子。远离尘烟弥漫的马路,周遭是很安静的别墅区。

屋子周围有大片的草地。阳光下的草色又深又亮,十分漂亮。草地的四周,围了一圈歪歪斜斜的栅栏,深咖啡色,与草地的颜色搭配得和谐自然。栅栏中间开了个口子,绿油油的草地中现出一条青石铺砌的小路,弯曲着通向屋子。沿着小

路走到门前，门板上“乐美宠物医院”几个圆体字很是可爱。

像那天说的一样，每次去我都找俞医生。每次检查完，俞医生都会很开心地把阿芥举过头顶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小宝贝很健康。”

然后我就会和阿芥，还有其他宠物狗在门口的那片大草地上玩。阿芥特别喜欢在地上打滚，一圈又一圈地滚。雪白的毛掺杂上灰尘和泥巴，脏兮兮的。每次从“乐美”回家，我总要给它一遍一遍地抹上沐浴露，洗上好几桶水，以让它看起来干干净净的。我乐此不疲。

可是这次，检查的是姓童的男医生——因为俞医生退休了。他没有对我说阿芥很健康，而是说它活不过秋天。

为什么，还是想到了伤心事呢？

10

我决定带着阿芥去看日出。算是留下点回忆吧。

带上久违的相机，还有水和面包，在天空没有一点光亮的时候就带着阿芥来到L峰峰脚下——米安说在山顶上可以看见日出。但是米安没有来，她要上班，只是叮嘱我小心点。

艰难地——或者说是被阿芥边叫边扯拖上山顶的我，终于在日出之前和阿芥到达山顶。

我的眼皮不断打架，可瞥见身旁神采奕奕的阿芥，我勉强打起了精神。

东方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海平面上暗色的云渐渐清亮。不经意间，太阳从海平面下浮出。小城霎时光明一片。

阿芥兴奋地吠叫起来，一脸欣悦地跳到我身上。

我抚着它的头说乖，然后举起相机，将镜头对着自己和阿芥，拍下了照片。

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张照片，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阿芥你知道吗？太阳离我们有1.5亿千米。光的速度是每秒钟30万千米。光从太阳射到地球需要500秒，约合8分钟。

还记得童医生说的话吗？你患了一种潜伏期很长而死亡却很突然的病。前期